

苹果文丛

改变的,无法改变的

CATTEANDE
XUFA
CATTEANDE

王 棵◎著

这些小说涉及精神追问、爱与生存的
较量、爱的营救、对自我的救赎、个
体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求索……



敦煌文艺出版社

苹果文丛

改变的，无法改变的

GAIRIANDEWUFAN GAIRIANDE

王棵◎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的, 无法改变的 / 王棵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苹果文丛)

ISBN 978-7-5468-0557-3

I. ①改…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0265号

改变的, 无法改变的

(苹果文丛)

王 棵 著

责任编辑: 董宏强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76(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57-3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这本小说集里的7篇作品是按它们的出生日期来排序的——基本上。

之所以要强调“基本上”是因为这一排序与真实情况可能略有误差。作为一个虽然不得不用“懂事”外化自己但内心却始终痴迷于散漫生活的人，我始终没能像那些做事谨严的作家那样养成将创作日期记录在案的习惯，加上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受健忘症青睐，故而难免犯一犯把大哥当成二弟的错误。但有一点可以确定：7篇作品中的前5篇写于我在湛江生活的那些时候；只有后两篇，是成都生活带给我的灵感。

我自己觉得，在最末的这两篇里，我的写作呈现出了某些并不细微的变化。一个人的创作心态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氛围难免不发生化学反应。湛江和成都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我的写作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只能说明我是个不用心生活的人。所以，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否必须，那就很难说了。也只有留待读者慧眼明察了。

感谢促成我这本小说集出版的朋友和编辑。

王 樑

2011年12月

目 录

难过	1
米粒儿的天堂	11
爱无法替代	27
与李陶相关的十个问题	70
改变的，无法改变的	105
暴风刮过铁幕	143
大地的女儿	156

难 过

1

柳州来的朋友站在我的窗前，背对着我。在我们的正前方，是附属医院高大的十字形住院楼。据说，这个小城里，再没有比这幢楼房更高的建筑。

“你觉得它的外观像什么？”

我突然向他提问。

我的朋友转过身，狐疑地盯着我。

“有没有觉得那楼很轻？”我的语气森冷，“你先把一只眼睛闭起来，再往那儿看，它是不是像一只空壳的易拉罐？”

这是傍晚五点来钟，天空阴霾。来自附近海面的潮湿气流使温度在这一天骤然下降。稍前某个时候，我正在和这个柳州人侃谈各自脑海中的奇闻逸事。我说到就在我公寓正对着的这幢医院大楼里，发生过数不清的跳楼事件。柳州人的鼻翼当时像一对翅膀一样翕动起来。

“医院不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吗？怎么倒变成了自杀者的集中营？”

我望着他的眼睛，看到隐匿在他瞳孔后的惊骇。我说其实解释起来也简单，去医院的本来就是些与病魔作斗争的人，而疾病是最能消磨人意志的东西，对疾病的无奈超越了对死亡的畏惧，于是有些病人宁可选择纵身一跳。为了进一步阐释我的观点，我说到了更多的医院大楼。我对他说，

你所不知的是，几乎在所有城市里，医院的跳楼率都是最高的。那些充满酒精、乙醚、消毒水味的特殊建筑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着这种令人伤感的节目。

“你知道吗？很多医院的一大笔支出，就是付给跳楼者家属的赔偿金。”

我的朋友不置可否，“那为什么很少这种报道呢？”

我过去拍拍他的肩，告诉他，值得报道的都是些非常态的东西；这种稀松平常的事，当然没报道的必要。顿了顿，我补充道，“不过说实话，刚才我说的那些，也只是道听途说来的。”

我对他眨了眨眼睛，笑了。

我的朋友向我撇了撇嘴。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背转身，站到窗口，目不转睛地眺望那幢住院大楼。

在他沉默的那段时间里，我想起，若不是因为他的到来，我的整个二月份都将是空洞的，像一只被吸空的易拉罐，随时会被路人一脚踢飞。

2

我打算带我的柳州朋友去城郊的植物园看一看，不然我实在不知道该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安排什么节目。话说回来，我也有自己的目的。一直以来，南方种类繁多的植物总让我感到好奇，我特别想知道我在这里见过的每一种植物的名字。这位朋友对风水、星象、农作物之类的学问颇有研究，对树木花草也该了如指掌。我们去植物园，也算是请他帮我了却一桩心愿。在去往植物园的大巴上，柳州朋友回顾起前一天傍晚我们的对话，他不无担忧地审视我的眼睛，一脸焦虑地说：

“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你会对医院里病人跳楼的事情那么感兴趣？你该不会也……你知道为什么大过年的，我这么着急地跑过来看你吗？”

他说起了一件事。去年夏天，他去桂林参加朋友的婚宴。就是在那个热闹的晚上，他见到一个沉默的小伙子。他不和任何人说话，独坐大厅一隅左顾右盼，眼神锐利而冷峻。这个春节到来前不久，那个人独自去了趟

阳朔，在玉龙河边，他像吐一口痰一样，把自己抛进了水里。他溺水自尽的这天，是他与妻子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的妻子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

“你总是让我担心。”

说完故事，他这么补充了一句。我无动于衷。

那故事从我朋友嘴里缓缓吐出的时候，大巴正驶过乡间的一片草莓地。天正在转晴，不时可见一束阳光冲破云层落向田野。我提议我们先下车摘一兜草莓提在手上。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们就可以边吃草莓边欣赏千奇百怪的南方植物。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的那样，提着一袋零嘴漫无目的地徜徉在农田里。那应该是桩温暖的事情。我的朋友——确切地说，他是我苏中家乡的童年玩伴，只不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柳州——拗不过我，我们下了车，摘了约有两斤草莓，向草莓地的主人付了钱，重新上车去向植物园。在之后的乘车时间里，我打消了这位童年挚友的疑虑。

我向他保证，就算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跳楼、上吊、吃过量的安眠药、割腕、卧轨，全死光了，屈指可数的幸存者里都少不了我。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对于生命，我只能迷恋，就像我与我父母的关系，尽管每一次看到他们的结果都是厌烦，但最终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从遥远的异乡回到他们面前，生是不可抗拒的，我爱它。我的挚友用食指挠着下颌上的胡髭，露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那为什么大年三十晚上，深更半夜的，你打电话跟我说‘我不行了’、‘太辛苦了’、‘熬不过去了’，那是为什么？你知道你那样说话有多吓人吗？我电话都要掉地上了。你到底怎么了？”

我想起自己的确在几天前的一个深夜，打过这么一个电话。他复述的那几句话肯定来自我的胡言乱语，尽管过后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想，当时我可能想向他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有时候，我是那么得难过；至于为什么难过，难过着什么，我自己基本上说不清楚，可那些难过的感觉的确存在着，在我的身体里若隐若现。

我的朋友后来在植物园的一条小径上替我自圆其说。

“是不是写作影响了你？他说，老写东西，人会变得神经兮兮的。但

是，兄弟！他又补充了一句，别让大家再为你担心了。”

那是个浓郁的下午。不知怎的，我觉得用“浓郁”这个词形容那个下午再合适不过了。我终于知道了很多树木和花草的名字：簕棕、皇后葵、狐尾椰子、木棉、吊瓜树、海南菜豆树、红花天料木、芒果、印度橡胶榕、琴叶榕、酒瓶椰子、南洋杉、盆架子、米仔兰、黄梁木、高山榕、木菠萝、洋紫荆……有种树叫火殃勒，颇像一个暴戾男子的名字，让我记忆深刻。而另一种亦草亦树的植物，名叫散尾葵，妙曼多姿得让人对其怦然心动。令我惊讶的是，我生活在南方的这四年来，始终把弄清众多的植物当成高难度的事情，没料到它却那么简单。我的业余植物学家朋友在这个冬日的下午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那个草木葱茏的植物园里，每一种植物的枝干上都挂着一张牌子，其上有工整的简体字标述着这种植物的名称、科目、由来和别名。

吊瓜树紫葳科

产地：海南、广东、云南等地

用途：可作庭荫树、风景树、行道树

……

那个下午的经验告诉我：在南方这个边塞小城，我太过封闭自己了。

3

我的柳州朋友直言不讳地向我表达了他对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厌恶。他说原以为所有的海滨城市都干净整洁、欣欣向荣，就算没有大连式的广场、青岛式的红瓦绿树，至少也该有清新爽冽的空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作为沿海先期开放的十四个城市之一，Z城竟然还是这么个鬼样子：满街随处可见的瓜皮果壳；大冬天的，不少市民趿着拖鞋满大街游荡，走路的速度慢吞吞的，一副家里死了人不会着急的笃定样；港口里的海水黑得可以直接拿来当墨汁用，以至于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淤泥味中。柳州这样的内陆城市已经够让人憋闷的了，没想到这个临海而建的城市还要令人失望。我的朋友颇为理解地对我说，看来

是这个蹩脚的城市影响了你的心情。他又突然拉住我的手，问起了我的生辰八字来。我不大情愿地告诉了他后，他若有所思地说：

“一个人的性格与他出生时的节气和具体的地理位置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就是日、月、风、水所赋予你的天性。无论一个人后天怎么努力，都无法彻底改掉这些天性中的东西。中国人讲风水，西方人相信星座，都是这个道理。你的天性和这个地方可能是相悖的。这里一年中有二分之一的時間高温酷热，可阳光却充足，雨水也充沛，这些加快了动、植物的繁殖速度、生长速度，这些生命运动是看不见的，却难免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再加上空气中若有若无、无所不在的瘴气，会加剧人的浮躁、焦虑、痛苦之类的情绪。你这样沉静的人，适合待在视野相对开阔的那些地方，像我们江苏老家，毗邻东海，四季分明。还有内蒙古、新疆、西藏、大连、哈尔滨、青岛这些城市。你该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没有回答他，觉得他说得不尽正确。我的朋友开始收拾行李。

“不管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这里太不好玩了，我要去海南玩几天。”

我终于知道了：这个柳州人来到此地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看望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同许多人一样，他在柳州那个地方待久了，感到窒息，要趁着春节的七天长假四处走走，散一散心。在他到来的这两天里，他充当着安慰我的角色，事实上他自己也需要别人安慰。谁都是需要别人帮着排忧解难的人。只不过，人们选择在不同的时候充当分忧者或无助者的角色。兴许倒是他自己想离开柳州那个阴暗的地方，却为某种不能违逆的原因所迫，不得不待在柳州，所以他才会说那些话。

朋友离开这里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他躺在床上，谈起了我们儿时的心愿。我说到我总想为我的父母在老家的自留地上盖一幢漂亮的小楼，复式结构的，一楼将有一个很大的厅，便于我那一生劳碌命的母亲摆放从承包地上收来的粮食，二楼的每一个房间都有简单的装修、家具齐全，主要是我父母的卧室和接待那些乡下亲戚的客房，我自己留有一间，学习和就寝两用，每年偶尔探家期间，我都可以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一种落叶归根的踏

实感。这个愿望直到现在都无法实现。有一天晚上我的腿突然抽搐起来，我一下子醒了。突然间我就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四岁了，身体渐呈老化的迹象。就在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朋友比我小一岁，我问他：

“你现在也时常会从沉睡中惊醒吗？”

朋友受到了感染，开始和我大谈特谈日月星辰。他跟我说到了地球作为太阳系中唯一有生物存在的行星的由来，银河系作为宇宙亿万星系团之一的复杂性，原生动物到灵长类动物的漫长进化过程，以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惊人相似性。朋友所说的这些，不过是些简单的科普知识，但这种玄妙的交谈却使这个夜晚变得幽深。我从床上坐起，一动不动。我的朋友警惕起来。

“要不我们一起去海南吧，在三亚的海滩上躺一躺，让明媚的阳光晒掉你身上的晦气，还可以去海里畅游，把你那些蠢蠢欲动的心事丢进大海，到了晚上，就去椰树密集的地方散步，说不定就有艳遇，听说北方人冬天都爱到海南旅游，还有海外侨胞、港台人士、从世界各地来的其他肤色的人种，这个时节，海南是美女最集中、最适合赏风弄月的地方。”

我告诉他，每个春节我都习惯蜗居在家，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我不想改变它，就好比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独身生活，对结婚这种人间盛事早已失去应有的兴趣一样。我最后对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就这样过下去算了。”

4

附属医院的住院楼日复一日地矗立在我的窗前。这是一幢形状奇特的建筑。从天空往下看，楼体的截面是一个线条柔和的十字。基督教的标志出现在一个并不鼓励宗教信仰的城市，这显得突兀，也叫人疑窦丛生。作为小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它的历史并不久远。十四年前，它刚刚在城市中心广场的西侧拔地而起。对于一幢规模不小的建筑物来说，十四年太过渺小。不出意外的话，在未来很多年里，它将一直存在下去。四年了，几乎每一天站到窗口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凝视它。曾有一天，我在书店拿

起一本书。书名是《人为万物之灵》。其中有句话，令我发了一会儿呆：

“生与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年初八上午，也就是我的朋友去海南的第三天，我坐到窗前，在电脑上用我习惯的文学语言对我曾经看过的这句话作进一步阐述。我是这样写的：

“每一种生物：人、动物、植物，都将融入大地，化为无数分子，散落于泥土之间，有一天，被铁锹铲起，一顿混合搅拌后，成为某幢大楼的一部分……”

我打开电子信箱，把这些话四处散发。在这个本该万象更新的新年之初，这样的感慨对我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说，无疑是种惊扰。当日黄昏至翌日清晨的这段时间里，我接到了七个问询电话。而我的柳州朋友在三亚一个宾馆里再次动员我去一趟海南。

“我昨晚碰到一个女人，简直不是人。我都快瘫了，她还不满足。真是条母狗。一条任何男人都梦寐以求的母狗。你快来吧。”

这个险些因性福致残的男人随后教育起我来。

“你看你，大过年的，尽写些什么？你太孤单了，真的需要出来晒晒太阳。来海南投入地玩一回吧。”

我心里想着他刚才说的“母狗”事件，不知何故，浑身冒出无数鸡皮疙瘩。

我的朋友见我不应声，又说，“不来海南也行，反正你找个女人吧。”

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他声音大了起来。

“我找到根本原因了。现在我可以确定：你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女人。你快结婚吧。别让自己这么孤单了。我劝你赶紧物色一个女人结婚。结婚可能有很多弊端，但好处至少有两点：有个女人陪你说话解闷，照料你的生活起居；最重要的，你可以享受到有规律的男女生活，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人们会对房中术那么津津乐道？房事中的乐趣，是语言表达无法穷尽的。对人来说，阴阳调和十分重要。一旦阴阳失调，人的情绪难免低落。还有，婚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你的心里才会有真正的爱。那是一种无条件

的施与、付出，你不再被个人的狭小世界禁锢，会看到更多的人，而你的目光将变得柔和、开阔。你有真正的包容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的道理，男人必须要娶妻和生子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至于婚后久了通常的人都会厌倦这个问题，目前社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解决途径：可以去一夜情、赌老虎机、走进网络寻找单纯的精神恋爱。假设你不结婚，你的人生难道不是停止在某个阶段了？至少，这对你的写作都不利。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放在往常，我会立即和我的朋友争执，虽然那些话辩解之词都必定是言不由衷的。我至少会对他说：

“我并不排斥结婚。只是，我想与之结婚的那个女人，从来都没出现过。我想找到这样的女人：她使我变得有目标，使我内心安定，使我可以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按部就班地去做事，而不用改变早前预想好的计划。但我过往生活中出现的女人，都只能带给我带来麻烦。她们的身体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只小兽，张着大口，以吸附和吞噬为己任。我不想被剥削和压榨。这就是我至今仍然形单影只的原因。”

事实是我什么也没辩解。每个春节的到来都会迫人正视时光的流逝。人们心怀惆怅，产生瞬间的顿悟和悔意。

我抬头，看到天空灰白一片。

每一个具体的事件，都不足以解释我们的心情。我这样想着，下意识在电脑上打下了“艰深”和“隐晦”这两个词。

过了一会儿，我又把“隐晦”改成了“隐秘”。

5

我想去一趟港口对面的马屯宅。在离城区远达七公里的这个村子里，蛰伏着Z城最具人气的一座寺庙。一年四季，那里都香火缭绕。Z城市民及来自附近县城、乡下的农人理所当然地构成了那些善男信女的主体。也有一些朝圣者来自外市、外省甚至海外，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祖籍就是Z城。我来到Z城的第一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曾经去过那个寺庙。我空

着双手站在那些嘴里念念有词、匍匐在地的人们身后，冷眼旁观着一切。那是一个嘈杂的下午，寺庙里涌动着一股阴戾之气，令我覺得每个人都那么逗趣。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

而这个春节，我心里有一个急切的念头：要专程去一趟那个寺庙，看看在那儿能不能买到一尊既漂亮又廉价的陶瓷佛像。在这个冗长的新年之初，我突然觉得我的屋子里缺少一件意味深长的物什。我想到了那些沉静的佛像。

我要郑重其事地把它搁在我床边的窗台上。每个早晨醒来的那个短暂的瞬间，我总是特别难受。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绪，但它日复一日闪现于我的生活，对我来说，不啻一场灾难。我想，以后，我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一尊佛像，也许，那些在清晨我最脆弱的时候趁隙而入的灾难，就再也不会为难我了。

我的柳州朋友结束了他的海南狂欢之旅。回柳州前，他再次途经 Z 城。出乎我的意料，谈及他两天前的艳遇，他并不兴奋。他站在我的小屋子里，竟一脸的肃穆。

“我明白你除夕晚上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些话了。”

他用一种审慎的语气，轻声对我说：

“有些情绪，完全不可解释。最可怕的是那些瞬间的东西——正是它，主宰了我们的命运；在它突然到来时，我们苦心经营的逻辑和计划，会变得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窗前。天空沉静，附属医院大楼横亘在我们面前。有一些因我的长久注视而出现的光晕沿着楼体飘然而下。我的朋友随后用一种阴郁的口吻告诉我，他本来约好和那个女人下次有机会再碰面的。他们互留了电话、通信地址。他将那女人的手机存入手机的过程中，心里还沾沾自喜着的。可就在他与那女人分别三个小时后，确切地说，是他坐在离开海南的轮渡和大巴上，突如其来的，他着了魔似的，被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控制住了。他是这么形容他的感受的：

“天空忽然变得虚高，大地像一大块悬浮的饼，在我眼前颤动，而我的整个人变得很轻。空气里像突然撒进了铅一样，让我透不过气来。我感到十分的孤独。有种痛感在我胸腹间爬动。我突然就失控了，拿出手机，飞快地删除了那个女人的号码，又从包里搜出本子，将记有那女人通信方式的那张纸撕掉，扔出窗外。”

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挚友长久地站在我的窗口。大段时间的沉默，令我们不知所措。

米粒儿的天堂

黄昏来临的时候，他不紧不慢地给米粒儿洗完了澡。超市 10 点钟关门，但这并不是他不着急的理由。事实上他也可以不去超市，冰箱里从来都存着足够 3 天吃的食物。米粒儿此刻很沉默，这使她显得不同寻常。给她穿睡衣时，她突然扯着嗓子大叫起来。

“强奸啦！”

他没理会她，三两下囫圇将她塞进睡衣。将她抱出沙发后，无意中他向窗外望了一眼。那颗吊瓜树似乎从来就没动过。远处有道霞光穿透楼群向这边匍匐过来，那树有三分之二被照亮成铁锈色。他一手把米粒儿夹在腋下来到卧室，将窗帘全部拉开。刹那间整个卧室都浸泡在黄昏色调丰富的光影中。米粒儿一直在挣扎。又是笑又是叫。

“求求你了！不要强奸我好吗？”

他小心给米粒儿盖好毛巾被，只留了她的头在外边。他眼睛还盯着那棵树。很快他发现那树根本没什么值得研究的，他又将目光移向树后高耸的楼群。米粒儿还在继续她的电视剧模仿秀。

“咯咯！再敢强奸，我就喊人啦！”

过了会儿，见他无动于衷，她换了另一种台词。

“皇上，臣妾肚肚饿了。”

他去剥了只栗子，回来掰成两半送到米粒儿嘴边。米粒儿从被窝里伸出一只小手，接住的同时，小声而一字一顿地说：

“谢万岁!”

他仍没被她逗乐,但为了让这个感染了电视病的孩子立马闭嘴,他装作忍俊不禁的样子,亲了她一口。米粒儿脸上立刻露出得逞后的得意,注意力集中到栗子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起来。他拉开抽屉,往裤兜里揣了点零钞,迈步出门。手刚放到抓锁上,米粒儿厉声喝住了他。

“站住!”

他转过身,终于感到有些吃惊。米粒儿嘴角沾着些栗子渣,她两只手紧紧抓住毛巾被,眼睛格外黑亮地瞪着他。

“我想跟你谈谈!”她一骨碌坐起来,用大人的手势向他挥了一下手,示意他坐到床边去。他饶有兴趣地坐了过去,试着把她塞回毛巾被。她不容置疑地推开了他。“你不爱我,是不是?”

她罕见的严肃,令他觉得她的话是经过考虑的。有什么严重的原因值得一个4岁的孩子如此认真地问出一个问题呢?他集中了一下注意力,抓住她的小手,微笑地望着她,示意她说下去。她却不再有下文。像所有缺乏逻辑的小孩子一样,她只是将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

“你就是不爱我。”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了一天了。”

他突然对她充满了兴趣,尽管与此同时他深知这种兴趣来得毫无必要。

“为什么说我不爱你呢?”

她极认真地嘀咕,“你经常看妈妈的照片。出去不带我。你自己去看妈妈。”

他老半天才弄明白她想说的意思。米粒儿想说的是,你看!你那么喜欢看妈妈的照片,看完后自己一个人出门。你非得单独出去干什么呢?是和妈妈幽会。推及前面她那句莫名其妙的结论,在这个寂静的黄昏,他女儿要说的意思是,爸爸!你成天出去找妈妈,却从不带我一块儿去,所以你不爱我。

他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孩子心头确实横亘着一个严重的疑问。他坐了很久。黄昏即将过去,窗户外面变得影影绰绰。他打开灯,缓缓坐回到床